

隐公元年

【原文】

惠公元妃孟子。孟子卒 继室以声子 生隐公。宋武公生仲子 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 曰为“鲁夫人” 故仲子归于我。生桓公而惠公薨 是以隐公立而奉之。

【译文】

鲁惠公的元配夫人叫孟子。孟子死后，续娶了声子，生下隐公。宋武公生有仲子 仲子一生下来就有文字在她手上 是“鲁夫人”，所以仲子就嫁给隐公做正室。仲子生下桓公，鲁惠公去世，所以隐公立桓公为太子而自己辅佐朝政。

【原文】

元年 春 王周正月。不书即位 摄也。三月 公及邾仪父盟于



蔑 邾子克也。未王命 故不书爵。曰“仪父”贵之也。公摄位而欲求好于邾 故为蔑之盟。夏 四月 费伯帅师城郎。不书 非公命也。

【译文】

鲁隐公元年春 周历正月，《春秋》没有记载隐公即位 这是因为他只是代理国政。三月，隐公和邾仪父在蔑地会见，邾仪父就是邾子克。由于邾仪父还没有受周朝正式册封，所以《春秋》没有记载他的爵位。称他为“仪父”是因为尊重他。隐公摄政而想要和邾国友好，所以在蔑地举行了会盟。夏四月，费伯率领军队在郎地筑城。《春秋》没有记载，因为不是奉隐公的命令。

【原文】

初 郑武公娶于申 曰武姜 生庄公及共叔段。庄公寤生 惊姜氏 故名曰“寤生” 遂恶之。爱共叔段 欲立之。亟请于武公，公弗许。及庄公即位 为之请制。公曰：“制 岩邑也 虢叔死焉 佗邑唯命。”请京 使居之 谓之京城大叔。祭仲曰：“都城过百雉，国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过参国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 非制也 君将不堪。”公曰：“姜氏欲之 焉辟害？”对曰：“姜氏何厌之有 不如早为之所 无使滋蔓 蔓难图也。蔓草犹不可除 况君之宠弟乎？”公曰：“多行不义 必自毙 子姑待之。”

【译文】

起初 郑武公从申国娶妻 名叫武姜 生了郑庄公和共叔段，庄公是脚先头后出生的，这是难产，使姜氏受了惊吓，因此给他

取名叫寤生 并且很讨厌他。姜氏很喜爱共叔段 想立他为太子。屡次向武公请求，武公不答应。等到庄公继位为郑国国君，姜氏请求将制地作为共叔段的封邑 庄公说：“制地形势险峻 虢叔曾经死在那里。其他地方都可以听您的命令。”姜氏又请求改封京城 让共叔段住在那里 称为京城太叔。祭仲说：“凡属国都 城墙周围的长度超过三百丈，就会给国家带来祸害。先王制定的制度 大的地方的城墙 不超过国都的三分之一 中等的 不超过五分之一 小的 不超过九分之一。现在京城的城墙不合先前制度，这不是该有的 您会承受不了。”庄公说：“姜氏要这样 哪里能避免祸害呢？”祭仲回答说：“姜氏怎会得到满足？不如早作打算，不要让她滋生事端，一旦蔓延就难得对付了。蔓延的野草尚且不能铲除掉 何况是您宠爱的弟弟呢？”庄公说：“多行不义，必然会自取灭亡。您姑且等着吧！”

【原文】

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贰于己。公子吕曰：“国不堪贰 君将若之何 欲与大叔 臣请事之 若弗与 则请除之。无生民心。”公曰：“无庸 将自及。”大叔又收贰以为己邑 至于廩延。子封曰：“可矣 厚将得众。”公曰：“不义不暱 厚将崩。”

大叔完聚 缮甲兵 具卒乘 将袭郑。夫人将启之。公闻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帅车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大叔段 段入于鄆。公伐诸鄆。五月 辛丑 大叔出奔共。

【译文】

不久，太叔命令西部和北部边境既听庄公的命令，又听自己的命令。公子吕说：“国家不能忍受这种两面听命的情况 您打算

怎么办 您要把君位让给太叔 ,下臣就去侍奉他 如果不给 那就请除掉他。不要让老百姓产生其他想法。”庄公说：“用不着 他会自取其祸。”太叔又收取原来两属的地方作为自己的封邑，并扩大到廩延地方。子封说：“可以动手了。势力一大 将会争得民心。”庄公说：“没有正义就不能号召人 势力虽大 却会崩溃。”

太叔整治城郭 储备粮草 补充武器装备 充实步兵车兵 准备袭击郑国都城。姜氏则打算作为内应打开城门。庄公听说太叔起兵的日期 说：“可以了。”就命令子封率领二百辆战车进攻京城。京城的人反叛太叔 太叔逃到 鄆地。庄公又赶到 鄆地进攻他。五月二十三日，太叔又逃到共国。

【原文】

书曰：“郑伯克段于鄆。”段不弟 故不言“弟”如二君 故曰“克”称“郑伯”讥失教也 谓之郑志 不言出奔 难之也。

遂置姜氏于城颍 而誓之曰：“不及黄泉 无相见也！”既而悔之。颍考叔为颍谷封人 闻之 有献于公。公赐之食。食舍肉。公问之。对曰：“小人有母 皆尝小人之食矣 未尝君之羹 请以遗之。”公曰：“尔有母遗 繄我独无！”颍考叔曰：“敢问何谓也？”公语之故 且告之悔。对曰：“君何患焉 若阙地及泉 隧而相见，其谁曰不然？”公从之。公人而赋：“大隧之中 其乐也融融！”姜出而赋：“大隧之外 其乐也泄泄！”遂为母子如初。

【译文】

《春秋》说：“郑伯克段于鄆。”太叔所作所为不像弟弟 所以不说“弟”字；兄弟相争，好像两个国君打仗一样，所以用“克”字；把庄公称为“郑伯”是讥刺他没有尽教诲之责；《春

秋》这样记载就表明了庄公的本意。不说“出奔”是因为史官下笔有困难。

于是庄公就把姜氏安置在城颖 发誓说：“不到黄泉 不再相见。”不久以后又后悔起来。颖考叔当时在颖谷做边疆护卫长官，听到这件事 就献给庄公一些东西。庄公赏赐给他食物。在吃的时候 他把肉留下不吃。庄公问他原因 他说：“我有母亲 我孝敬她的食物她都已尝过了，就是没有尝过您的肉汤，请求让我带给她吃。”庄公说：“你有母亲可送 咳 我却没有！”颖考叔说：“请问这是什么意思？”庄公就对他说明了原因，并且告诉他自己很后悔。颖考叔回答说：“您有什么可忧虑的呢 如果挖地见到泉水，在隧道里面相见 那还有谁能说不对？”庄公听了颖考叔的意见。庄公进了隧道 赋诗说：“在大隧中相见 多么快乐啊！”姜氏走出隧道 赋诗说：“走出大隧外 多么舒畅啊。”于是母子和好如初。

【原文】

君子曰：“颖考叔 纯孝也。爱其母 施及庄公。《诗》曰：‘孝子不匮 永锡尔类。’其是之谓乎！”

秋 七月 天王使宰咺来归惠公、仲子之赙。缓 且子氏未葬 故名。天子七月而葬 同轨毕至 诸侯五月 同盟至 大夫三月 同位至 士逾月 外姻至。赠死不及尸 吊生不及哀。豫凶事 非礼也。

【译文】

君子说：“颖考叔可算是真正的孝子 爱他的母亲 扩大并且影响到庄公。《诗》说：‘孝子的孝心没有穷尽 永远可以影响给他的同类。’说的就是这样的事情吧！”

秋季，七月，周平王派遣宰咺来赠送鲁惠公和仲子的吊丧礼

品。惠公已经下葬 这是晚了 而仲子还没有死 所以《春秋》直书宰咺的名字。天子死了七个月后才安葬 诸侯都来参加葬礼 诸侯五个月后下葬，同盟的诸侯参加葬礼；大夫三个月后下葬，官位相同的来参加葬礼；士一个月以后下葬，亲戚前来参加葬礼。向死者赠送东西没有赶上下葬，向生者吊丧没有赶上举哀的时间。预先赠送有关丧事的东西，这都不合于礼。

【原文】

八月，纪人伐夷。夷不告 故不书。有蜚 不为灾 亦不书。惠公之季年 败宋师于黄。公立 而求成焉。九月 及宋人蜚盟于宿 始通也。

【译文】

八月 纪国人讨伐夷国。夷国没有前来报告 所以《春秋》不记载。发现蜚盘虫 因为没有造成灾害，《春秋》也不加记载。惠公的晚年，在黄地打败了宋国。隐公即位，要求和宋人讲和。九月 和宋人在宿国结盟 两国开始通好。

【原文】

冬，十月 庚申 改葬惠公。公弗临 故不书。惠公之薨也 有



宋师太子少葬故有阙是以改葬。卫侯来会葬不见公亦不书。郑共叔之乱公孙滑出奔卫。卫人为之伐郑取廩延。郑人以王师、虢师伐卫南鄙。请师于邾邾子使私于公子豫。豫请往公弗许遂行。及邾人、郑人盟于翼。不书非公命也。新作南门。不书亦非公命也。

十二月祭伯来非王命也。众父卒公不与小敛故不书日。

【译文】

冬，十月十四日，改葬惠公。隐公不敢以丧主的身份到场哭泣，所以《春秋》不记载。惠公死的时候，正好遇上和宋国打仗，太子又年幼葬礼不完备所以改葬。卫桓公来鲁国参加葬礼没有见到隐公，《春秋》也不加记载。郑国共叔段叛乱公孙滑逃到卫国。卫国人替他攻打郑国，占取廩延。郑国人率领周天子的军队、西虢国的军队进攻卫国南部边境，同时又请求邾国出兵帮助。邾子派人暗地里和公子豫商量，公子豫请求出兵援救，隐公不肯公子豫就自作主张和邾国、郑国在翼地会盟。《春秋》不记载因为不是出于隐公的命令。新建南门，《春秋》不记载也由于不是出于隐公的命令。

十二月祭伯来并不是奉了周王的命令。众父去世隐公没有参加以衣衾加于死者之身的小敛所以《春秋》不记载死亡的日子。

隐公三年

【原文】

三年春王三月壬戌平王崩。赴以庚戌故书之。

夏 君氏卒。声子也。不赴于诸侯，不反哭于寝，不祔于姑，故不曰薨。不称“夫人”，故不言葬，不书姓。为公故，曰“君氏”。

【译文】

隐公三年春，周历三月二十四日，周平王死了，讣告上写的是庚戌日，所以《春秋》也记载死日为庚戌，即十二日。

夏季，君氏死了。君氏就是声子，没有发讣告给诸侯，安葬后没有回到祖庙哭祭，也没有把神主放在婆婆神主的旁边，所以《春秋》不称“薨”。又由于没有称她为“夫人”，因此不记载下葬的情况，也没有记载她的姓氏。只是因为她是隐公的生母，所以才称她为“君氏”。

【原文】

郑武公、庄公为平王卿士。王贰于虢。郑伯怨王，王曰：“无之。”故周、郑交质。王子狐为质于郑，郑公子忽为质于周。王崩，周人将畀虢公政。四月，郑祭足帅师取温之麦。秋，又取成周之禾。周、郑交恶。

【译文】

郑武公、郑庄公先后担任周平王的卿士，平王暗地里又将朝政托付给虢公，郑庄公埋怨周平王，平王说：“没有这回事。”所以周、郑交换人质。周的王子狐在郑国作为人质，郑国的公子忽在周朝作为人质。平王去世，周王室的人想把政权交给虢公。四月，郑国的祭足带兵割取了温地的麦子。秋天，又割取了成周的谷子。周朝和郑国由此结下了仇恨。

【原文】

君子曰：“信不由中 质无益也。明恕而行 要之以礼 虽无有质 谁能间之 苟有明信 涧溪沼沚之毛 萍蘩蕰藻之菜 筐筥錡釜之器 潢污行潦之水 可荐于鬼神 可羞于王公。而况君子结二国之信。行之以礼 又焉用质？《风》有《采蘩》、《采芣》，《雅》有《行苇》、《泂酌》 昭忠信也。”

【译文】

君子说：“言语不由内心发出 即使交换人质也没有益处。设身处地将心比心来办事，又用礼仪加以约束，虽然没有人质，又有谁能离间他们 假如确有诚意 即使是山沟、池塘里苹、蘩、蕰、藻这一类的野菜，一般的竹器和金属器皿，大小道上的积水，都可以献给鬼神，进给王公，何况君子建立了两国的信任，按照礼仪办事，又哪里还需要人质？《国风》有《采蘩》、《采芣》，《大雅》有《行苇》、《泂酌》 这些诗篇 就是为了表明忠信的。”

【原文】

武氏子来求赙 王未葬也。

宋穆公疾 召大司马孔父而属殇公焉 曰：“先君舍与夷而立寡人 寡人弗敢忘。若以大夫之灵 得保首领以没 先君若问与夷 其将何辞以对 请子奉之 以主社稷 寡人虽死 亦无悔焉。”对曰：“群臣愿奉冯也。”公曰：“不可。先君以寡人为贤 使主社稷 若弃德不让 是废先君之举也 岂曰能贤 光昭先君之令德，可不务乎 吾子其无废先君之功。”使公子冯出居于郑。八月庚辰 宋穆公卒 殇公即位。

【译文】

武氏子来求取助丧的财物，这是由于周平王还没有下葬。

宋穆公病重了，召见大司马孔父而把殇公嘱托给他，说：“先君抛弃了他的儿子与夷而立我为国君，我不敢忘记。如果托大夫的福，我能得以寿终正寝去见先君于九泉之下，先君如果问起与夷，我将如何回答呢？请您侍奉与夷来主持国事，我虽然死去，也没有什么后悔的了。”孔父回答说：“群臣愿意侍奉您的儿子冯啊！”穆公说：“不行，先君认为我有德行，才让我管理国事。如果丢掉道德而不让位，这就是废弃了先君的选拔，哪里还能说有什么德行？发扬光大先君的美德，难道能不急于去做吗？您不要废弃先君的功业！”于是命令公子冯到郑国去住。八月初五，宋穆公死，殇公即位。

【原文】

君子曰：“宋宣公可谓知人矣。立穆公，其子殄之，命以义夫。《商颂》曰：‘殷受命咸宜，百禄是荷。’其是之谓乎！”

冬，齐、郑盟于石门，寻卢之盟也。庚戌，郑伯之车偾于济。

卫庄公娶于齐东宫得臣之妹，曰庄姜。美而无子，卫人所为赋《硕人》也。又娶于陈，曰厉妣。生孝伯，早死。其娣戴妣，生桓公，庄姜以为己子。

【译文】

君子说：“宋宣公可以说是能了解人了。立了兄弟穆公，他的儿子却仍然享受了君位，这是因为他的遗命出于道义。《诗经·商颂》说：‘殷王传授天命都合于道义，所以承受了各种福禄。’就是说的这件事吧！”

冬季，齐国和郑国在石门会盟，这是为了重温在卢地结盟的友好关系。冬季某一天，郑伯的车翻在济水里。

卫庄公娶了齐国太子得臣的妹妹，名叫庄姜。庄姜漂亮却没有生孩子，卫国人因此为她写了《硕人》这篇诗。卫庄公又在陈国娶了一个妻子，名叫厉妫。厉妫生了孝伯，孝伯很小就死了。跟厉妫陪嫁来的妹妹戴妫生了桓公，庄姜就把他作为自己的儿子。

【原文】

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宠而好兵。公弗禁，庄姜恶之。石碏谏曰：“臣闻爱子，教之以义方，弗纳于邪。骄、奢、淫、佚，所自邪也。四者之来，宠禄过也。将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犹未也，阶之为祸。夫宠而不骄，骄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珍者，鲜矣。且夫贱妨贵，少陵长，远间亲，新闻旧，小加大，淫破义，所谓六逆也。君义，臣行，父慈，子孝，兄爱，弟敬，所谓六顺也。去顺效逆，所以速祸也。君人者，将祸是务去，而速之，无乃不可乎！”弗听。其子厚与州吁游，禁之，不可。桓公立，乃老。



【译文】

公子州吁 是卫庄公宠妾的儿子 得到庄公的宠爱 而偏爱武事。庄姜很讨厌他。石碏规劝庄公说：“我听说喜欢自己的儿子 应当以道义去教育他 不要使他走上邪路。骄傲、奢侈、放荡、逸乐 这是走上邪路的开始。这四种恶习之所以发生，是由于宠爱过甚。如果准备立州吁做太子，那就定下来。如果还不定下来，会逐渐酿成祸乱。那种受宠而不骄傲，骄傲而能安于地位下降，地位下降而不怨恨 怨恨而能克制的人 是很少的。而且低贱侵害尊贵 年少凌驾年长，疏远离间亲近，新人离间旧人，弱小欺侮强大，淫欲破坏道义，这就是六种反常现象。国君行事得宜，臣子服从命令，父亲慈爱 儿子孝顺 兄爱弟 弟敬兄 这是六种正常现象。舍弃正常而效法反常 会很快地招致祸害。作为君主 应该尽力去掉祸害 现在您却加速它的到来，恐怕不可以吧！”庄公不听。石碏的儿子石厚和州吁交往，石碏禁止没有用。等卫桓公即位，石碏就告老还乡了。

隐公四年

【原文】

四年 春 卫州吁弑桓公而立。

公与宋公为会 将寻宿之盟。未及期 卫人来告乱。夏 公及宋公遇于清。

【译文】

隐公四年春，卫国的州吁杀了卫桓公而自立为国君。

鲁隐公和宋殇公会见，打算重温在宿地所建立的友好关系。

还没有到预定的日子，卫国人来报告发生了叛乱。夏季，隐公和宋殇公在清地会见。

【原文】

宋殇公之即位也 公子冯出奔郑 郑人欲纳之。及卫州吁立，将修先君之怨于郑 而求宠于诸侯 以和其民。使告于宋曰：“君若伐郑以除君害 君为主 敝邑以赋与陈、蔡从 则卫国之愿也。”宋人许之。于是陈、蔡方睦于卫。故宋公、陈侯、蔡人、卫人伐郑，围其东门 五日而还。公问于众仲曰：“卫州吁其成乎？”对曰：“臣闻以德和民 不闻以乱。以乱 犹治丝而棼之也。夫州吁 阻兵而安忍。阻兵无众 安忍无亲 众叛亲离 难以济矣。夫兵 犹火也 弗戢 将自焚也。夫州吁弑其君 而虐用其民 于是乎不务令德 而欲以乱成 必不免矣。”

【译文】

宋殇公即位的时候，公子冯逃亡到郑国，郑国人想送他回国。等到州吁立为国君，准备向郑国报复前国君结下的怨恨，以此讨好诸侯 安定国内人心。他派人告诉宋国说：“君王如果进攻郑国，铲除君王的祸害 以君王为主 敝邑出兵出物 和陈、蔡两国作为属军 这就是卫国的愿望。”宋国答应了。这时候陈国、蔡国正和卫国友好，所以宋殇公、陈桓公、蔡国、卫国联合进攻郑国，包围了国都的东门，五天以后才回去。鲁隐公向众仲询问说：“卫国的州吁能成功吗？”众仲回答说：“我只听说用德行安定百姓 没有听说用祸乱的。用祸乱 就像想要理出乱丝的头绪 反而弄得更加纷乱。州吁这个人，仗恃武力而生性残忍。仗恃武力就没有人民 生性残忍就没有亲附的人 大众背叛 亲近离开 肯定

难以成功。兵战之事 就像火一样 不去制止 将会焚烧自己 州吁杀了他的国君，又暴虐地对待百姓，不致力于建立德行，反而想通过祸乱来取得成功，就一定不能免于祸患了。”

【原文】

秋 诸侯复伐郑。宋公使来乞师，公辞之。羽父请以师会之，公弗许。固请而行 故书曰“翬帅师” 疾之也。诸侯之师 败郑徒兵 取其禾而还。

【译文】

秋季，诸侯再次进攻郑国。宋殇公派人前来请发救兵，隐公推辞了。羽父请求出兵相助，隐公不同意。羽父坚决请求派兵前去 所以《春秋》记载说“翬帅师”这是表示憎恶他。诸侯的军队打败了郑国的步兵，割取了那里的谷子便回来。

【原文】

州吁未能和其民 厚问定君于石子。石子曰：“王觐为可。”曰：“何以得觐？”曰：“陈桓公方有宠于王 陈、卫方睦 若朝陈使请 必可得也。”厚从州吁如陈。石碏使告于陈曰：“卫国褊小 老夫耄矣 无能为也。此二人者 实弑寡君 敢即图之。”陈人执之，而请莅于卫。九月，卫人使右宰丑莅杀州吁于濮，石碏使其宰獬羊肩莅杀石厚于陈。

【译文】

州吁不能安定他的百姓，石厚向父亲石碏询问安定君位的办法。石碏说：“朝觐周天子便可以取得合法地位。”石厚说：“如何

才能去朝覲呢？”石碏说：“陈桓公正受到天子的宠信。现在陈、卫两国互相友善，如果朝见陈桓公，让他代为请求，就一定可达目的。”于是石厚就跟随州吁到了陈国。石碏派人告诉陈国说：“卫国地方小，我老头子年纪大了，不能做什么事了。这两个人确实杀死了我国君主，请您趁此机会除掉他们。”陈国人把州吁、石厚两人抓住，而请卫国派人来陈国处理这件事。九月，卫国人派右宰丑在陈国的濮地杀了州吁，石碏派他的管家獯羊肩在陈国杀了石厚。

【原文】

君子曰：“石碏，纯臣也。恶州吁而厚与焉。‘大义灭亲’，其是之谓乎！”

卫人逆公子晋于邢。冬十二月，宣公即位。书曰“卫人立晋”众也。

【译文】

君子说：“石碏真是个忠臣。憎恨州吁，同时连上石厚。‘大义灭亲’说的就是这样的情况吧！”。

卫人到邢国迎接公子晋。冬十二月，卫宣公即位。《春秋》记载说“卫人立晋”，这是说立公子晋出于大众的意思。

隐公五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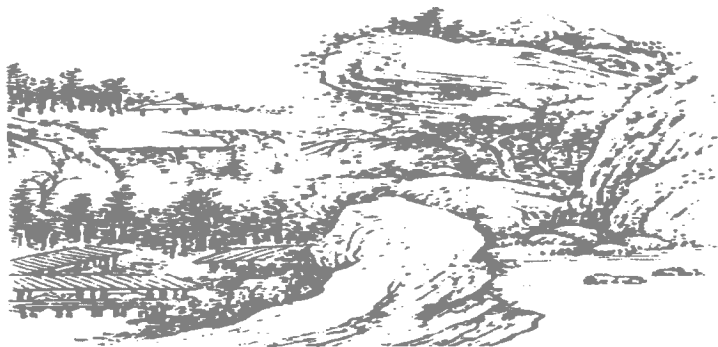
【原文】

五年春，公将如棠观鱼者。臧僖伯谏曰：“凡物不足以讲大事，其材不足以备器用，则君不举焉。君将纳民于轨、物者也。故

讲事以度轨量谓之轨，取材以章物采谓之物，不轨不物谓之乱政。乱政亟行 所以败也。故春蒐、夏苗、秋狝、冬狩 皆于农隙以讲事也。三年而治兵 入而振旅 归而饮至 以数军实 昭文章 明贵贱 辨等列 顺少长 习威仪也。鸟兽之肉 不登于俎 皮革、齿牙、骨角、毛羽 不登于器 则公不射 古之制也。若夫山林川泽之实 器用之资 皂隶之事 官司之守 非君所及也。”公曰：“吾将略地焉。”遂往 陈鱼而观之。僖伯称疾 不从。书曰“公矢鱼于棠”非礼也 且言远地也。

【译文】

隐公五年春 隐公准备到棠地观看捕鱼。臧僖伯劝阻说：“凡是物品不能用到祭祀和兵戎的大事上，它的材料不能制作礼器和兵器，国君对它就不会有所举动。国君是要把百姓引入正‘轨’、善于取材的人。因此演习大事以端正法度叫做‘轨’先取材料以制作重要器物叫做‘物’。事情不合于‘轨’、‘物’叫做‘乱政’。乱政屡次施行 国家将由此败亡。所以春蒐、夏苗、秋狝、冬狩这四种打猎的举动，都是在农事空闲时讲习。每三年大演习一次，进入国都整顿军队 回来祭祖告宗庙 宴请臣下 犒赏随员 来计



算俘获的东西。要车服文彩鲜明 贵贱有别 辨别等级 长少有序，这是讲习威仪。鸟兽的肉如果不能放在宗庙的祭器里，它的皮革、牙齿、骨角、毛羽如果不用到礼器上 国君就不去射它 这是古代规定。至于山林河泽的产品，一般器物的材料，这是下等人的事情 有关官吏的职责 不是国君所应涉及的。隐公说：“我是打算视察边境呀！”于是隐公就前往棠邑，让捕鱼者摆出捕鱼场面来观看。臧僖伯推说有病没有跟随前去。《春秋》说“公矢鱼于棠”，这是由于隐公不合于礼，而且棠地离国都较远。

【原文】

曲沃、庄伯以郑人、邢人伐翼，王使尹氏、武氏助之。翼侯奔随。

夏 葬卫桓公。卫乱 是以缓。

四月 郑人侵卫牧 以报东门之役。卫人以燕师伐郑。郑祭足、原繁、泄驾以三军军其前 使曼伯与子元潜军军其后。燕人畏郑三军 而不虞制人。六月 郑二公子以制人败燕师于北制。君子曰：“不备不虞 不可以师。”

【译文】

曲沃庄伯带领郑军、邢军进攻翼地，周桓王派尹氏、武氏帮助他。在翼地的晋鄂侯逃到随地。

夏季，安葬卫桓公。这是由于卫国发生动乱，所以推迟了。

四月，郑国人入侵卫国郊外，目的是报复去年东门战役。卫国人带领南燕军队进攻郑国，郑国的祭足、原繁、泄驾带领三军进攻燕军的前面，派曼伯和子元偷偷率领制地的军队袭击燕军的后面。燕国人害怕郑国的三军，而没有警惕从制地来的军队。